

一色一世界， 一畫一身體， ——梁君午的繪畫與女人

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兼國際長
張淑英



梁君午夫婦與齊邦媛教授、張淑英教授合影

從西班牙博士學涯時代認識畫家梁君午迄今已有 27 年。我從「看」他的畫，到「欣賞」他的畫，從「論述」他的畫到「收藏」他的畫；也從「翻譯」藝評家評論他的畫到自己從學術研究的角度「寫」他的畫，深刻感受到藝術無疆界，術業有專攻，百工各業有其共通性與獨特性，那是一種跨文化與跨藝術的研究陶養、醞釀發酵、蛻變成熟、臻於善美的歷程。

人文與科技若有分歧異質之處，可能在於時間的正負向性（Tropism）。科技日新月異，汰舊換新；人文日積月累，存舊佈新。科技趨小悅薄，人文疊大閱厚。人文與科技結合，就如南西（Nancy）和查克（Chuck）兄妹各持一半的戒指，一旦合成，就是神戒的組合，巨人蘇仙（Shazzan）¹於焉展現，魔幻與具象並肩同步。

梁君午從求學中理工的紡織專業折轉到人文藝術的繪畫領域，猶如履行迄今百家爭鳴而無定論的藝術詮釋：「藝術是一種天賦與自由」（Adolf Loos）、「藝術是一種理念」（Marcel Duchamp），藝術是「制定自己的風格與圭臬」（Friedrich Schiller）……。這些定義或來自建築師，或來自畫家，或來自詩人劇作家。然而探究本源，「藝術」（Ars）的拉丁辭源即為希臘文的「技巧」（τεχνη；techné），因此中古世紀對藝術家的經典詮釋是：「任何訓練有素且知所為而有所為的人」，因此廚師、園藝、建築師、詩人、畫家都是藝術家。再深一層探究，廚師、園丁、建築師、詩人、畫家均有所見長文類，有其專精技巧，有其擅場領域，因專精擅長，故成其大，立其卓越。

再從另一個面向觀看梁君午的繪畫志業和生涯發展，可謂「君子之於學也，藏焉、修焉、息焉、游焉」，迄今從心所欲不逾矩。1973 年他從西班牙聖費南多藝術學院取得國家教授文憑；1974 年返國，任教淡江大學建築系，一年後旋即再返回西班牙致力創作，從此遊於藝，揮灑任我行。期間 1991 年台北市立美術館個展、中南美洲五國巡迴個展，旅西歷經四十個寒暑後，2003 年、2012 年分別受邀至嘉義大學客座、東海大學講座教授，2014 年迄今獲聘蘇州大學講座教授；他走出已經享有盛名與安逸的西班牙，回到福爾摩沙臺灣，去到「江東一都會」美名的蘇州：從東方到西方，從國畫到西畫，從虛幻到寫實；他受邀到文化局，到國家圖書館專題演講，²從畫室到教室，從教室到講堂，再學再畫再教，自我提升，也提攜後進，一個循環週期的軌道奔馳運轉，未曾停歇³。

梁君午從素描的基本工「每日一畫，無一日無線條」（nulla die sine linea）⁴的筆工實務與練習，勵行希臘畫家阿佩雷斯（Apeles, 352-308 b.c）的座右銘，迄今四十餘年的油畫功力，以及女人為主題的個人風格，體現了「藝術與技巧」合一的硬底實力與藝術美學。若以文學運動和特色來看梁君午的繪畫，或是單以 2016 年 9 月的個展主題「純粹 — 非具象的經驗，具象的至上

感受」，審視「現代主義」（modernismo/modernism）⁵的兩種面向頗能詮釋梁君午的藝術風格，恰為具象 / 非具象的經驗與感受。一方面是「為藝術而藝術」（Ars gratia artis）的執著，一種唯美、高雅、細緻、崇高、浪漫的質地與氛圍，並且結合音樂與詩性三合一的藝術元素，讀畫寫詩，吟詩揚樂，音符作畫。另一方面，又接收所謂「新藝術」（Art Nouveau; 等同德文的 Jugendstil）的洗禮：高第的繁複裝飾與不對稱的幾何同時呈現這兩種「現代主義」的特色；羅丹的雕塑〈沉思者〉、〈吻〉展現了具象的力與線條的美；克林姆解構與象徵的女體畫，展現了抽象的沈悶美感；而慕夏的女人，又彷彿回到過去，妝點了新古典主義的衣衫。梁君午折衷擇選了「新藝術」前哨康定斯基標榜的藝術的精神表現，讓慕夏的女人褪去綾羅，讓羅丹的女人更柔和，讓高第的繁複沈澱，職是之故，賞析梁君午歷來系列的仕女畫美體圖，無論是素描、粉彩或油畫，可以看出女人最美的年紀、最溫柔的線條，最有活力的青春，最完美的胴體，恰如詩人白居易那「身輕委回雪，羅薄透凝脂」的詩篇。

經過四十多年的磨練、薰陶、創作、突破，從畫布空間的布局到實際生活空間的挪移，梁君午的心中有一個「必須贏的人」：那就是超越自我，挑戰自我，界定自我。因此不斷從「女人」的主題中磨工，東、西模特兒競相成為他畫筆下的主角，畫布的色彩調性更「險峻」：從淺而深，從淡薄而濃厚，從表面的透明到底層滲透；即便依循冷色系（綠、藍、紫），暖色系（紅、橙、黃），或中性色（黑、白、灰）的色彩學，他也可以應用光的亮度、明暗高低讓冷暖交替變色、撞 / 壯色而效果造極。且看近期的畫展「純粹 — 非具象的經驗，具象的至上感受」，每一幅底色幾乎都是深、濃、暗、厚，迎迓手如柔荑，膚如凝脂的裸色、灰、白色彩，光影對比強烈，女體更加堅毅、狂野，尤其紅色的應用到極致，直教人想說：「女人：妳的名字叫紅」⁶；厚層的基底沒有線條，卻有平行或垂直的波紋刻痕律動；俐落的姿勢，彷彿體操與舞蹈的融合，濃稠乾淨的油彩，立體透視的平面，畫布空間裡有空間，靜中有動，動中有靜，平整均勻，定睛凝視，唯有屏息。若要用其他譬喻以理解，那就像柔軟的毛筆寫下氣勢磅礴、剛毅遒勁的書法，從碑林的石刻洞悉手腕與筆墨的力道；像舉起輕盈的羽毛球拍，打出過網勢如破竹的球路，這是梁君午具象與抽象的「畫的純粹」，而非「純粹的畫」。正如史提拉（Frank Stella）研究畢卡索時，他提出畢卡索關注的重點：「畫布的空間和布局必須展現畫的純粹，換言之，畫布的空間，畫中的氛圍不能徒 / 塗有

顏料，如此則變成「純粹的畫」，那麼美術館的四面牆或是儲藏室的書架隔板比比皆是。」一言以蔽之，旅西四十餘年來，話梁君午的畫，說人物，看哥雅；說靜物，看安東尼歐·洛佩茲（Antonio López），自能看出渠從潛移默化、耳濡目染之中走出梁式風格之工。

梵谷說：「未來的畫家勢必是善用色彩的藝術家」。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省思十九世紀末梵谷的預言，已經超越且回到未來。西班牙「不定型繪畫」（Informalismo）大師達比耶斯（Antonio Tàpies），創作諸多抽象作品，而終其一生，以《真實為藝術》（La realidad como arte）論述繪畫的本質。達比耶斯欣賞十七世紀清初的畫家石濤，以他的「畫家要面向現實，蒐盡奇峰打草稿，創造自己的藝術意境」期許當代藝術，冀望西班牙再創藝術新天地。綜觀這些大師言論與作品，我曾經用〈傾瀉之間的剎那與永恆——梁君午素描展〉⁷論述梁君午的素描作品，如今再次援引並改寫英國浪漫派詩人畫家威廉·布萊克（William Blake）的《天真之歌》（Auguries of Innocence），用「一畫一身體，一色一世界」詮釋梁君午的繪畫與女人的具象、精神與意境。這詩句不僅是西方，也反映了東方的信仰與藝術哲學。

1. 引用 1967-1969 美國卡通影片情節，取阿拉丁神燈的故事背景，在台播出盛極一時。
2. 梁君午於台中文化局、蘇州大學分別演講〈如何欣賞一幅畫〉，〈畫家筆下的女人〉，以米羅、畢卡索、哥雅畫作為例，講解觀念、構圖與色彩運用。2014 年 10 月 29 日於國家圖書館演講〈虛實相生，跨越中西：王農的畫藝〉。
3. 參酌張淑英，〈繪畫的詹納斯－梁君午的奧林帕斯神殿〉（“El Jano de la pintura—El Olimpo de Roberto Liang”），《梁君午》（Roberto Liang）【畫冊】，長春：吉林美術出版社，2010 年 1 月，頁 91-93（中文）；頁 94-98（西文）。
4. 參酌張淑英，〈傾瀉之間的剎那與永恆——梁君午素描展〉，「寫·意——具象、抽象、隱性、顯性的對話」，梁君午素描展畫冊，台北：台灣文創平台發展基金會，2013 年 11 月 9 日，頁 10-13。
5. 西語的「現代主義」指承襲法國高蹈派、象徵主義的文學思潮，風行於 1882-1920 時期，高峰期為 1896-1916。英語的「現代主義」指的是 1924 年「超現實主義宣言」之後的前衛新藝術。
6. 此詞靈感來自 2006 年土耳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·帕慕克（Ferit Orhan Pamuk）的小說《我的名字叫紅》（Benim Adım Kırmızı），小說恰與畫家有關係。
7. 參酌〈傾瀉之間的剎那與永恆——梁君午素描展〉，「寫·意——具象、抽象、隱性、顯性的對話」，梁君午素描展畫冊，台北：台灣文創平台發展基金會，2013 年 11 月 9 日，頁 10-13。